胡文忠公遺集

胡文忠公遺集卷六十三

長沙鄭敦謹
湘鄉曾國荃　編輯

致彭雪芹　己未三月十四日

連得二書敬承所示近年營中非營官之少而哨長隊長尤易選擇所乏者統將耳統將須坐定勇敢不算本領外必須智略足以知兵器識足以服衆乃可勝任總須智勇二字相兼有智無勇能說而不能行有勇無智則兵弱而敗兵強亦敗不明方略不知布置不能審勢不能審機即千萬人終必敗也金嚴安

亦頗勇然好徇人情所選哨官非私親即密友不知軍中之事乃將士性命所關百姓性命所關何人情之有所示楊占鰲邢萬升蔣信玉三人中有小統將之才否如得一小統領則以三人爲三營而號令統歸一人一二年戰功果著當再拔人再添營必可合式若僅止營官而不堪統帥則如滿屋散錢不歸串必無用處楊占鰲侯回時札調邢蔣乞先飭來一見求之而得命也求之不得命也求之之不得而此心此志百年不懈始終以求才爲主此亦命也羅近秋才分何如有志氣頗識道理否兵事則三五十年亦未

易了此番又取永郴桂衡之民以爲賊湖南人殺湖南人尙一生殺不完況勇少於賊耶黃澤遠交棣台使用餉歸鄂省如湖口有警普若敗挫則何欲以一營來助如可不需亦乞示下總之林翼處即使萬分爲難亦不專爭黃澤遠一營總以守定石鍾莫棄前功爲要普等不知兵畧不知宜戰宜守之機勢此事本難言許多讀書人亦不知也

復李香雪太守 三月十五日

得書言鹽卡之事中肯陸路設卡總難盡善一語破的足以知民之情僞矣麻城之事訪的再辦下游湖

口尙可無虞劉亡而普勝繼又敗然敗兵尙有萬人賊亦不過萬人將無智畧又無德性又無器識奈何江西長官度越尋凡各將請添兵無不應者卻不管餉從何來作撫臺不管餉亦甚便宜承詢湘中人來頗怨左公此天下古今之通病昔年滌帥倡義舉國非之兩司且上詳請參其時徐與陶爲藩臬也四年後湖南無粵逆惟廣東竄入三股一股從茶陵竄江西其時賴有王璞山力與之抗一抗再抗仍不免竄往江西吾湘官民之嘖嘖致怨者尙有憾於王與左也殆五年以後全境無事庸劣之官得以安富尊榮

浮華之士亦得以般樂怠傲於是須左者有人須孫帥者亦有人怨詈者固無識須美者亦非情也弟於二月寄左公書切囑其專意集兵愼勿分防言軍事之要必有所忍乃能有所濟必有所舍乃能有所全若處處設備即十萬兵無尺寸之效此意至精至切左公手無斧柯不過睨而視之耳官與士安得不怨不僅左公然也昨見希庵戒其敬愼處必湖北不久有難與皖交界者五百餘里與豫交界者千二百里與湘與豫章交界者又千有餘里試思如此幅員如此鄰舍更從何處防起一處有事林翼之罪已不赦

古今人以任事為最難而世俗巧宦動以兵事為戒蓋亦閱世之深不得已而出乎此也迪庵血性剛烈故一敗卽以身殉殉之良是也丈夫不可辱與其圖後局之難撐不加顧當前之大義此迪庵之所以甘心無悔也大抵為人謀事是世間苦境謀人之軍尤難之難者也平時不守正怨固不免平日守正人莫誰何兵事有蹉跎則怨謗更多矣七年之夏常沛霖張綵秦已欣欣自得此固世情之自然小人之幸災樂禍固不足怪也近月多憂壽山去後惟仲綮尙可深談然亟不可懈也有能合不能分之苦天不安有

一枝人馬並會一處以犯楚疆之策賊哉又辦事之才取人之法原無一定有聖賢一路有豪俠一路立賢無方古人所以不可幾及弟之所患仍是統將無人希庵則能獨當一路而他路又將誰屬哉周條侯受命即請便宜以梁委七國其時漢景帝與竇太后屢詔救梁而條侯不奉詔王翦破楚非六十萬人則不行即行亦堅壁以審機唐太宗與宋金剛戰以蓋世雄畧堅壁年餘分兵抄其糧道糧竭賊逃一日夜追二百里設此三事處今日早已撤去矣姑發梗概以助高明

復楊厚菴軍門 十五日

劉傑人鋭意攻堅致有此挫捐軀赴敵兄弟後先殊堪痛愕乃一戰不利致使賊勢披猖殊爲可惜至賊匪備船上犯吾兄以屢勝之師碩畫籌防江面游氛自可無憂其豕突惟湖口九江俱係扼要重地我軍以四年全力得之甚難而守之亦殊不易諸凡防勦事宜尙望卓裁審量函普鎭加意防閑相機妥辦萬不可稍有疏虞皆賴藎抱權衡多方指示也襄府水師有警力調前函爲思患預防之計暫不必亟亟也湖南調弟處四營幷乞馬隊已於舒輔廷部下籌撥

二百名派營總一員督率前往初十日已啟行矣近探陳逆大股尚徘徊定遠之間霍六一帶尚未十分警逼現派委紳士於商固入麻總路擇其險隘設立碉卡外杜窺伺内省防兵俟湖南軍事稍定方圖併力東征耳

致曾滌帥 三月十五日

湖南所調馬隊十一日從上巴河啟行聞招勇已及三萬人初一日以後尚無信來衡州寶慶或可不失惟攜郴桂永三郡之民以爲賊異日之爭戰未有艾也黄澤遠必留湖口亥雪芹派守景鎮未復而劉傑

人先亡於建德普之各營頗有勇敢而主持兵畧實無其人終必敗矣尊處添勇三千而無統將是猶銅錢塞滿屋子而未歸貫串也實爲近事之大可憂此閒有希菴之肅靜目前尚不覺其苦然好修飭之人不喜樸魯之士異日臨大敵決大疑恐骨氣不揚思慮不入獨當一路均非其選矣希庵在此閒固無妨礙然賊分則兵不得不分似須爲之謀臨時假統或不得力也此事內咎於心思之半年竟不可得豫州捻匪四擾豫撫奏乞黃州兵 廷旨允之力固難分遷地勿良尤楚軍之通弊湖南藩庫糧庫可支三

個月惟尊處三萬必不能濟近得江西萬餘而失湖南三萬何財運之窮也

致閻丹初 敬銘 農部 十六日

久聞志行如饑如渴始得之渭春繼訪之午山又證之以傅詩而傾慕之誠結於夢想矣 頃奉 上諭已蒙 聖恩俞允從此鄂中受福無窮延望之殷倘乞投袂而起不我遐棄新野衛公是吾死友王枫軒所舉去年郎欲同午山奏調而不果弟不知衛公字號倘乞老兄轉致愚忱一同速駕軍務地方不拘一格必軍務乃能逾格必地方得人軍務乃能順手

此機當共鑒之弟才力至劣而好善之誠殆過時人如憐其愚而教益之則事猶可爲也天下之患不獨在盜賊患在人心不轉人才不出耳人才隨時而生患在人之不求耳欲言不盡聊抒梗概敬質高明

致郭筠仙 三月十八日

湖南力與賊抗苦哉高叟現已募得三萬人然尚不及賊數十分之一二也長沙必無虞而邊郡必有失目前尚可支而流毒必及於數省欲使賊畏怯而不深入莫如乞黑龍江馬兵千人以健將如舒保者將之輔以楚兵萬人必可破賊且馬隊若得人統帶千

人之餉不過步兵二千人之餉數而兵力可抵三四千人之用屢請官撥餉奏咨臺郎乞撥撥餉尙遲疑未發也賊若圖湘湘中地勢誠難盡恃馬隊以山多而稻田鱗比也賊若犯豫章則滌軍必不支犯鄂則鄂尤不支滌之部下將少兵少鄂軍已入皖者二萬餘人急切必不能另募二三萬人以湘中之倦將壯士假歸于里者尙有可取鄂中則將無可選勇無可募也且湘中積存百萬兩不過僅支三月鄂則一錢無存豫章則尤無條理是可憂也惜無以此實情上告者吾恐東南終無完膚矣湖北江西宜麥宜棉花

之地馬隊尙可馳騁公其有術以致此乎念之

致官揆帥　三月十九日

勝帥所咨馬姓桐勇一事殊屬荒謬絕倫已如尊示通飭各營嚴行拒絕如有依違弁許其督兵圍捕斷不許一人入營一刻逗留也衡州人初九日來信湘事尙無恙而湖南意謂不以鄰國爲壑恐是大言耳湖南將士轉戰六七年敢戰之風始於江與塔與羅與李已成風氣其猛將壯士之倦而思歸者一呼即出三五萬人不難召募湖北不能江西尤不能也此事尙求鈞度思患預防江面却有餘力水師儘多不

足爲慮

致張仲遠莊蕙生 三月二十二日

得書敬悉趙呂劉三子均到營已與接談一次尚須留三四日再深談劉子才尤美若善教養當可有成贊善堂固可位置而鄙人屬望尚不止於牙籤之薪水照例之保舉也呂子是故人之子一見尤爲心惻堯仙之後豈忍以縣丞降辱似應於捐銅局加捐知縣分發試用林翼必竭力助之或俟有便再謀成全之法此子頗韶美趙子與我情本深或加助捐貲或待異日效力入名軍籍均無不可總論三子劉之異

日成就較易亦較大呂子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遊子頗見精采剝落浮華返於醕樸乃可有造從學入德固有其門不習爲吏當自得師孔子之教不輕許人以從政蓋其慎也此三人者應以何人爲從政之才公試思之不患無位患所以立鄙見異日之行走分發凡公有言弟必應命特舉人以祿位較易而成人之美使之練習成才似較難也仲遠所論屯衛利弊較審委員分查之議亦先議定委員弟必從命也分統之志弟必成之日夜以此事爲事泰山之溜可穿石矣達夫開缺十八日已發有負蕙生之雅囑著

肇甚輕較告病尚直捷了當而更無窒礙耳湖南之事尚未甚穩賊力甚大蓄謀太深謂為張皇者淺之乎視人矣

致官揆帥 三月二十五日

昨唐義渠拏獲安慶逆首羅光餉之妻劉氏稟請如何處置鄙意以為殺一賊婦無損於賊適以阻其歸順之心不如厚為安慰另覓一 明白可靠之人密往賊中諭令獻城光餉獻城贖罪即可保全眷屬並許奏奬三四品官職以示招徠業將此情批令設法妥辦其賊婦劉氏並令送交省垣委員管看優加撫卹

管見如是未審可否

致秦撫曾卓如　三月二十六日

三月廿五日黃州營次奉三月十五日手諭荷賜軍餉萬五千兩天下已任憂樂關懷感仰何似方今碩德遠猷魁梧耆艾可式百僚者必推閣中治行爲第一惟以一省供數省之饟擘畫惟勤藎抱多勞林翼等治軍不力迄用無成吁何可愧所自信者此軍人才殄於三河志氣骨力或遜於前規模肅括質地樸謹尚較東南各省爲優數月之後仍可奮發有爲耳石逆竄郴桂勢頗張大籲公以左生謀倉卒召發壯

丁三萬人鄂中復派馬隊水師及步兵四營以助之湘人連戰於外壯士之替代假歸者踵接肩摩卽倦將之棲遲故里者不下數百人呼之卽出期月成軍設石逆挾此眾以窺江右鄂中則擾攘傾側不知所植矣然石逆之志未嘗須臾忘鄂也近月以來頗憂南路添兵則餉已竭倘是築室道謀耳皖賊憑城抗拒賊饟未斷卽再與相持三年仍無期限可卜應候湘軍穩定再謀進剿此時分去之人雖屬無多而將士返顧之憂心如懸旗搖搖未定故也豫州來此請兵鄂力無以應之關中天府以三面守以一面戰此

奉春畫侯所以御天下之至計也鄂則四爭之國形勢不如秦矣秦地自明公入關吏治蒸蒸日上回漢相爭解釋糾紛得體闔引用馬百齡其人之才力高下不可知要其身列仕途顧廉恥而敬 國法當可信矣竊計秦地回民頗多爭鬬之風隱憂方切如蒙遴委三五妥人周行訪察取回民中之讀書識字有身家頂戴復擇其稍明白顧大義者加以禮貌或調至省城接見以寵之異日地方有事即可責成其人以使之自戢其類則幕府辦事乃有綱領綫索之可尋繹或亦愚者之一得乎楚事百孔千瘡林翼坐廢

不治顧不自恤其境而爲越俎之謀其愚妄亦既太甚繼思老前輩之於林翼尙未識面而至性感孚不遺葑菲山不言高海不言深故敢妄獻其愚以備採擇非必其言之有當也林翼在郴城新得將領數人以餉竭而尙遲滯羇均置左右好爵以縻之而已矣使我多財則軍事尙可爲也秦中良吏極多沈太守已經拔擢此外異才尙乞便中開示林翼非能延攬也好善之性如飢如渴特欲一識姓名錄之夾袋以志向往之誠耳又聞顧醕慶余賡揚龔衡齡江開陳煦均有才品可造道路所採未知其詳亦欲得長者

之衡鑒以定其高下耳

致湘鄉楊石泉朱鐵橋 三月二十七日

湘軍起義撐持數年近則將有暮氣相乘矣惟羅公與李公未竟之志事必以吾黨救之乃可以成其終蓋兵事以人才爲根本人才以志氣爲根本兵可挫而氣不可挫氣可偶挫而志則終不可挫今日軍中之人才志氣殆不如前然猶賴有希庵也希庵母病欲假歸三月以慰其私閣下爲忠烈高弟子乞爲東南民命強起到黃州代理三四月俟希庵八月圖皖公仍可歸湘中林翼才分無可表見而其好善之誠

與接待軍士之情誼肫切則差可自信或者聲音顏
色尚非不可與言而距於千里之外者乎

致湘鄉劉霞仙　二十七日

廸庵忠骨到家聞先生始終條理喪祭葬禮均當其
宜葬地已定否便中尚乞示之以釋懸注三河之失
由分兵太多攻堅太苦精銳已損瘡痍未復承詢所
以進兵之遲則雖有兩次進兵援廬之　旨其時
李鶴人新失廬州勝克齋又新敗也林翼祭文中有
固知兵少不忍惜身固知賊多不忍違　君之語
又有四城既下道無留者急援廬州何其速也之語

中朝雖據外間奏請為言而實無期限督責之意勝帥奏乞作爲該處幫辦奉 旨之時軍已覆矣鄂事殆難言牖村先生主持省垣綱領其扶正氣而保善類調停無疵議惟尚不肯獨任耳希庵主持兵事漸次整理鄙人之愚則覺軍中人才太少志氣筋骨殆銷於暮氣矣將以氣爲主以志爲帥專尚馴謹之人則久而必惰專求悍鷙之士則久而必驕兵事畢竟歸於豪傑一流氣不盛者遇事而氣先懾而目先逃而心先擺平時一一稟承奉令惟謹臨大難而中無主其識力旣鈍其膽力必滅固可憂之大矣儲才館

主持無人已成虛設近於營中支幕以處士夏閬當
聾雪堂之基以處之提調無人鑑衡不審則濫竽者
多尊示養育栽成之論至精夫人才因求才者之志
識而生亦由用才者之分量而出用人如用馬得千
里馬而不識識矣而不能勝其力則且樂駑駘之便
安而斥騏驥之俊傑矣朱子云是眞虎必有風然則
虎不嘯非風之不從也所慨在此所懼在此來示又
言保境息民理財養士八字爲訓顧兵已久湘事定
則此軍必應圖皖當留三四千人爲鄂鎭復仇雪恥
希庵與林翼之責也林翼負大罪而出若不於兵事

稍盡力其何以堪當其闇警而出也以廸庵義深情切又經手未完者不忍獨諉於希庵一人耳晥事苟完我輩豈可再與於世事哉正月奏調六人已奉旨者四人林聰彝文忠季子衛榮光新鄉翰林閻敬銘朝邑人庶常改主事張建基曾任東湖知縣尚有林汝舟文忠長子童棫四川翰林奉諭召見或仍發往鄂省也訪求志節清嚴兼明吏事者平日均未識面也希庵亦知其父母思念之意幷知其父母病而又念軍事統轄無人憂思無策蓋此軍萬餘人均稟命於希庵也如蒙石泉鐵橋來鄂替代希庵可暫歸有寄楊朱二函乞代求之爲荷

復英山縣何秩九　四月初一日

皖賊下竄此間另有確耗綠江浦浦口與金陵相犄角為彼此必爭之地頃經我軍以計取之而六合合圍城池亦指日可下故賊之攻浦救六勢所必至據聞援賊近十萬尙不止拊撥定遠一處也毋恃其不來恃其不能來嚴防確探仍乞留意為幸

復荆宜施道嚴渭春　四月初四日

團練之弊公知之已深故言之切然此中過誤不在民而在吏州縣若師法子羽子賤以得人為先有兄事師事之人則亦未始不可戢奸謀而清內患三代

以下官與士民打成兩橛所與處者惟役耳事矣由
理今日之事實進君子之真退小人之偽圖而已
團練可張虛聲杜奸細追敗賊遏擄掠荆宜與鼎澧
接壤之處防不勝防大要在據江防以自守斯為先
着江防不誤則決裂亦不過兩岸數縣耳而根本不
搖應將水路要津先期防查則事前先有把握蘄黃
以下水師尚富彭楊之心謀楚頗忠設有緩急則可
保其連檣直上必無空虛之理陸路為英山太湖荆
橋陳德園所牽綴其置於営著以備應活機者惟上
巴河一起不滿六千人如有緩急亦可斟酌陸路之

險處要處總處凡幾處須兵幾何人此非周咨博訪
復沈思靜審不能得其要也檄州縣繪圖特以戶工
房之舊圖塞責耳公試豫思之兵事決於臨機而地
勢審於平日非尋常張皇幽渺可比李與黃三清之
請如蒙
恩允則鄂之幸特人微言輕功薄罪重
惕惕自恐恐不當於中朝之望耳笠西應否酉楚應
否補足三班候省中之信林翼不能自發其端昔年
引用此公頗排眾議如六年石逆破走排眾論而特
命鮑超於餉竭之時作添兵之事然而七年之自春
徂秋八年之冬力遏宿松亦稍有補實則豫謀於六

年之夏季也近日又有一志向欲開湖北之風氣爲自强之計爲不甘爲人下之謀而轉念餉糈不足徘徊已三月之久矣另件錄上事尚未成而此心殊拳拳矣江陵捏災之案地丁項下除舊緩七千四兩外八年報緩一萬一千伍百四十九兩零漕米在外是亦飽令之饋耳監令則舊緩一千餘捏緩八千一百四十一兩餘漕米在外情尤可惡蔭雲前備尚謂監利之冊籍已有成效吾斯未信不敢贊詞是公家之利故歷年以來無人傷心也若私家之田舍若此廬試問此田主不焦憤致命者幾希藉曰事須漸進政

貴有恒然而林翼於鄂亦已四年矣其所成就果無愧哉年復一年不可救藥林翼之愧恨當何如哉公其為我切思之明示之課大旺大餔一日差為心慰湖南薪百餘萬之餉湖北則月有所虧湖南之猛將勇士倦翮思歸者轂擊肩摩相望於道者不下十萬人故一呼而雲集響應已四萬人湖北則千人二千人亦無可募曰貧曰弱安乎危乎公之心志不忘在莒他人之志然乎否乎

復蘄州彭牧禹門　四月初四日

團練以防兵為聲援斯誠至論鄙意竊謂百數十里

瀕邊之境僅恃千餘防兵遏賊越竄徼特歧途百出鞭長莫及卽確偵大隊奄至力與捍敵非有各團練聲明旗鼓駭賊觀聽亦恐猝牛僨豚勢力不支惟是兵勇日支口糧援職是其應分防此防彼原可隨時調撥團練不過就地糾合自衛身家不能任意轉移賊之將來團經而兵緯賊之既至兵正而團奇如是而且至於激勵忠憤敵愾同仇則在牧民者德義淪洽民忘死勞非一蹴所能驟效也靳蛇一事觀柳州捕蛇文知爲千古虐政得與不得亦在有意無意之閒正不必以此較最也

致羅方伯 初五日

希庵治兵極有法度其立志以謀皖保鄂自任純一不二蓋此公是志在聖賢心無纖毫妄念者也六合無賊太湖之圍倘阻隔水道不能得手兩水夾護一城春夏之交宛在水中央應俟秋令乃可謀也其母久病思子頗切湖南軍務未竣湖北亦難深入不如及此夏令準其私假三月弟思人生之事莫大於思親見面一月則心安理得此後爲 國出力氣必盛於前心力亦必專一不紛矣弟是鮮民不忍重違其意昔信陵君奪晉鄙軍下令曰父母在一子在軍者

歸養兄弟在軍者一人歸養八萬人選汰爲六萬人遂以破秦蓋用兵之道在得人之心乃能得人之力信陵君固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至湖北各營法度謹嚴將官謹慎有餘林翼卽不才尚能任此而不致貽誤今日與希庵面談林翼自信必不自作聰明且自言惟其稍有聰明故能不自作聰明也近月以來弟營所訪求勇敢著名一可當十當百者頗不乏人均歷年打仗確有實跡之人非虛聲也厚以廩餼延攬頗多林翼之好勇敢更勝於他將其平日優待將士之情固人所共見也惟因餉項未裕不敢放手此

時且多儲人才以備異日之選林翼從軍已七年尚未厭兵私志尚欲創造規模力闢風氣俟削平皖北乃求我志耳愚公之山精衛之石殆毋類是咸甯錢漕向有附城包戶五百餘家苟非多取於民何樂爲此能清其致弊之由而徐爲整理以復自封投櫃之法乎咸甯茶葉并百貨釐通行上海委員呼應不靈偷漏且多能助力會辦添益軍餉乎此條應責成之并由牙釐總局知會咸甯好訟能於聽斷明決不取分文并約束書差不致魚肉鄉愚乎夫爲政之要在不侮鰥寡不畏强禦作州縣者不爲劣紳富戶之所嗾使斯得之矣乞

濟村先生與李令遇泰堅明約束勉踐斯言乃不愧幹練之吏耳

致太湖諸營初六日

有言太湖河水自上游龍山宮分爲二流夾城而過至下游十五里之迴龍山復合山水一發城在中央擬於下游迴龍山水口狹窄處設法堵堰妨引沂注邳故事此旁人獻策之詞不知地勢若何其地須駐重兵然後堰可保築堰蓄水可使太湖之城蕩爲巨浸否又賊勢必拚命衝突以撓我計必須兵若干乃可無患其東南一路接濟可因此斷絕否說者謂此

法可使太湖賊盡爲魚鼈然乎否乎此外應思之策倘有何事宜預籌何事宜預防萬分焦灼之時偶閱此論錄以奉閱倘有可採卽乞相度籌畫秘密自酌詳悉指示爲禱

致羅澹村方伯 四月初三日

安陸士習民風錢糧詞訟積弊甲通省來示所言均是也周壽山署煩難疲玩之缺以試其才自可因事造就近年才志均好然愛人之道以嚴爲主寬則心弛而氣浮幸嚴以戒之新息之兒有言良工不示人以璞大器晚成可見君子愛人自有深意鄙見并不

望其補缺升官也唐鶴九之才與吳公同調心力均
果銳能入其清查沔陽如有成效一洗積弊則以之
委署監利人不能嫌我不能疑若猶未也應待後命
乞公查詢沔陽近事或竟以手函詢之由尊處速卽
函詢均可行也舉人不能不破格破格則須循名核
實否則人卽無言而我心先愧矣來示以近月同通
州縣來鄂者轂擊肩摩如貧家食指月繁無執事以
相處則且私相訾議自以智慮孱淺惴惴致慎爲謙
退之詞此時指省者均以湖北巳治巳安矣欲享清
閒之福以遂其稻粱之謀世俗之情固不足怪安富

如江蘇山西陝西四川指捐者一二千員均無位置亦無差委任其去來則可耳鄂省尚有見長官之一日如江蘇四川山西則有不得見者三年矣此中人才豈可以一人之見一筆抹倒應請分日分起不可旅進旅退轉致勞神而不可考核應停其照例稟見促膝並坐與之縷談事理久之則浮偽者其本末立見而稍稍可用者姑志於心以待試用或亦披沙揀金之一法乎然此事頗費眼力須全副精神隨事貫注乃可有準耳至於地方委用我輩既欲稍稍補救於斯民豈可再避嫌怨須知禍福有定命顯晦有定時去留有定數避嫌怨者未

必得不避嫌怨者未必失也古人憂讒畏譏非以求一已之福也蓋身當其事義無可辭恐讒謗之蜚騰陷吾君以不明之故故以悄悄之憂心致其忠愛之忱耳至於一身之禍福進退何足動其毫末哉以林翼料事如中堂之德大福厚心無纖芥之私必無後慮老兄懃懇篤厚秉心公正亦必無嫌怨之慮所不可知者林翼耳林翼用人頗患束濕薪之過氣粗智闇百孔千瘡然此公心倘在倘可勉附於中堂與老兄之末此後更當綜核名實純一不二苟其才也雖疎必舉苟其非人雖親必斥充類之盡不過怨謗沸

騰放廢不用昔年閩梁某公署蘇撫暎夷入江梁公
送客佯倒於宅門外口流沫而目斜視以此避死姑
蘇之人皆目笑之厥後劉督在閩派商梁公避於江
浙纍纍如喪家之狗又蘇藩司聯某於粤匪破鎮江
時效梁所爲而加甚焉又昔年家居六年見某撫與
某落在湘凡可以徇人情而避怨謗者無所不用其
極湘中之吏治頹廢不可救藥而亦禍逮其身然則
守柳下之直道必愈乎梁公之僞疾以求退矣若陸
費若萬之賄售地方又不如任怨之尚可盡此心矣
且世間那有恩怨哉官事如浮雲蒼狗美人惟人所

有昔漢平陽侯願以齋之獄市爲寄我輩亦當如是
若其中無私毫之欲則綜核者盡一時之心力而已
矣處此時艱豈容更萌他念公其毅然行之而毋疑
書詞汗漫傷時駭俗幸閱後屏之秘之

與蔣文若論刊讀史兵畧事例 四月初七日

初六日晡後得專卒寄來摘鈔左氏傳披閱一過林
翼連年待罪戎行惟今日之學稍勤而案上公牘則
廢擱不治矣梅村所擬體例均是如伐某國取某邑
凡兵事之無當於兵畧者不錄其意頁是所言各條
亦均是惟渠之地輿之學極爲精博刪煩就簡非梅

荷目爲之則恐擇之不精也又此編以兵畧爲本而兵畧以地利爲要如楚失成皐而亡蜀失荆州而斃秦王得虎牢而竇王并禽宋伐燕雲而汴京不守元爭襄陽而鄂歸掌握之類凡有關於大畧遠謀者宜明以教我又凡以謀畧勝人不戰而詘人之兵者又如衛文大帛之冠大布之衣如魏武屯田郷閤之事皆强兵之至計也不必有兵事之可錄而必須編入冊中如子西之策夫差（已錄入矣）淮陰（初拜大將）之料項羽是也大約分編在諸賢而總裁則專屬之梅村矣刻本亦須大雅不可以坊間俗本爲式（大致須如大板字日知錄成樣）

晝須細筋入骨鐵畫銀鈎如武昌無好手可在湘潭長沙覓之此則專屬之文若矣

致脅滌帥 初七日

兩得賜書敬承一切景德鎮終必收復事固有時瓜熟自落也屈蟠守湖口人地最宜小池口現必無事所駐黃副將溥遠因東流有警已調往城守爲水師護樾耳普軍中有羅近秋勇敢確然可信蓋冠寶營而第一惟不審稍稍有將畧否幸及時訪察以晉塔忠武之餘烈欽瑩之膽氣無所長而才具亦所短終難獨任耳因皖賊游魂未定致希庵未能省覲私心

愧恨中夜怦怦近探陳逆全力注於江浦浦口六合盡十萬人矣其西上游者僅城守之賊四五六月楚軍亦難期深入希庵於初八日坐快蟹船回湘三月之假軍事尚可奏令惟謹林翼至愚當不自作聰明亦惟林翼頗聰明當不自用其愚此舉心安理得秋初再出其心稍平其志氣必更盛矣林翼近頗留心驍勇爽發器小不能回旋而私志必欲爲湖北力開風氣再假數月當有一新軍也筱泉侯尊處別案先保後倣處卽奏歸湖北澹村先生忠謹醕篤如得相助爲理器量益宏遠矣天津尚無警變湘中之賊頗

張石莲開已竄駐祁陽山中新舊之賊如蠅如蟻蓋數百里無斷缺左卿頗怪蕭濬川之從容雅步又謂我輩謂賊少爲失實也湘若不支則鄂與豫章更不必問湘中猛將壯士之倦而思歸者何止十萬人庫存百萬餘兩近十年富强之國也假令與鄂爭雄鄂中添三五千人亦恐不能應手安得一呼響應一二月內卽成四萬餘人哉以此思鄂鄂之危可想矣

廷旨一道抄呈請示辦法

致官揆帥 初八日

初八日得湖南軍報大局雖無潰敗情狀而備多力

分左支右絀之情形已在語言之外細心體察竊恐其力不能勝湖南地小山徑險隘較湖北地勢不同戰守亦較湖北爲易猛將壯士之假歸於家者轂擊肩摩故一月內外成軍四萬餘人湖北將才較少勇咸未開若欲倉卒召募恐難應敵若賊志必在掎鄂之背窺蜀之藩則現在兵力惟黃州六千人可禦一路而武昌岳州荊宜五府地面防不勝防矣況又有皖賊之牽綴於前也哉湘南去冬以來庫有所餘約逾百萬湖北每月供支東征之餉必虧數萬以外設湖南果不支禍必及於鄂省地勢與兵力餉力尚不

及湖南則鄂事必不堪設想矣查二三年賊從湖南犯鄂犯皖犯金陵其時永州衡州長沙并未失守此次永州衡州寶慶三府卽令保守無虞而賊所經過不必定由郡城若大股分竄湖南不能追湖北勢必不能堵也二三千人禦賊於封在昔年則尚屬可行近年賊計專以裹脅多人分路包鈔以迷軍士之目而懾軍士之氣未戰而氣先怯故不能堅持不敗也上冬三河桐城是其前鑒大抵賊若擣鄂之背必在夏秋之間其大枝另由西路窺伺巴蜀則尚未可知也湖北禦此大股必須再添二萬人餉力固不能任

將才又不能多日夜籌思安得有一二萬人以爲鄂用乎且恐湘人之驚魂未定則從軍之士必少湘中鑒於前此之空虛非全境肅清三五月後必無援師出境亦必無追兵到鄂也則鄂之士民豈堪再罹奇禍也耶愚見欲自守於境內不如助勦於境外助勦則兵少而功倍自守則備多而勢分有一愚下之策不如及希庵假歸之便即派湘軍撫標精銳五千人從岳州湘陰益陽取道邵陽以勦寶慶一路之賊希庵所居鄉村距寶慶甚近陸軍從岳州到寶慶必在希庵到家後廿日公義私情兩得其宜且周覺世等

尚可附益二三千人以此精銳搏戰當可破滅一路救隣美名也湖南横逞意氣不應爭者必恐爭而以厚道待之大度處之盛德也賊多而不守城則戰事必多如能剿除一股則湖南之受賜不必說即湖北江西亦可免十年之憂大功也一心奉公人未乞師而予以精兵一意保民不忍使脅從之衆久陷賊中變爲良種消東南數省之隱憂此又陰德之尤大者也惟此計頗奇險在湘受益甚大在鄂則不甚穩應以湘撫二三千人守黃州專以固守爲事不謀戰畧更以新定鄂軍章程於蘄州大同鄉募千人爲守兵

於麻城黃安募千人於襄鄖募千五百人均且守且練私料近二月賊已趨六合江浦楚境或可藉以援湘乎或曰楚軍不援皖而惟湘是圖又湘人以空虛而致賊鄂人奈何效尤愚見皖賊遍地久無主人孤軍遠征必須分爲三路待時而動湘賊有湘中主人尚肯自謀得助則成功失助則功不成情境固不同也賊在皖者不過十萬且未必即來賊在湘者終必貽鄂人以隱憂也以上林翼一人之愚見未知有一二字可採否私心亦未敢信以爲是且湖南人亦未曾來此乞兵愚人過慮故縷縷奉商幷非定見也如

寶慶之議以爲未可則或由平江瀏陽以助茶陵攸縣是亦一說也大約賊之大股必由寶慶山中入西山矣又助湖南兵力莫如馬隊餉不過如步兵之二人而力可抵步兵之五人巴玉農廿八日已過衛輝行走尚速應否催之應否再乞數百甲兵應候鈞定

致厲伯符觀察　四月初八日

前奉來示以若照鄂軍坐營章程則力尚可添三營等情弟思前定鄂章尚有許多行不去之處卽如長夫太少一難也長夫僅許坐營價銀一兩二難也凡勇士非重價則不能發其身卽不能得其力三難也

現已將前章刪改較前所添不過三百金內外或不致格礙難行轉成虛設天下萬事萬物凡便宜不是貨而兵勇之驍果與士人之智識過人者非重祿優餼不足以贍之此事頗難斟酌即現定章程尚恐不足以招徠猛士也新章一本乞公同核正如以為可即請算較明白交文若發刻刻後將前行鄂軍章程銷燬可也刻下營中札調各處鄂人可戰及水陸將備可戰者不少仍是湘人多弟以確切戰功為憑故不能不用湘人耳勇丁則決計用鄂人如可添三四千人則將領尚有其選惜餉糈不繼耳公同思議為

要至此書有實濟於近事且必傳之書萬不可以俗手刻成時俗坊板令人生憎應如何札調上等刻手乞伯符于山兄謀之大致必如大板日知錄成樣及監板廿一史成樣乃可行也校對尤爲第一要事文若發謀之

致左季丈 初八日

前於四月初三日得三月二十七日手書甚詳以黎順傳述聞言致稍憤鬱實則曉事人必不議公也議公者湖南之官也如醉如夢忽歌忽泣湖南稍有所蓄此等佐雜畀以道府未信其可也且呼嘯成風應募者逾四萬人將士頗知戰法而機

畧形勢又無出左之右者賊之蓄謀窺湘殆亦失算若竟窺鄂鄂無以應也蕭　雅步從容逢人便問魏三兄其所謂血性者安在彼言絧閲一面是欲縱賊入蜀師楊武陵故智也蕭　生長於蜀豈容自萌此心陳金鼇并非欲調回因前言水師已足并蕭守一營亦可不需故也在湘則恐兵多無餉耳實則湖北之防勦潯皖亦鄂人之代謀豈其厚於潯皖而轉薄於湘耶應候信到即札飭糧臺續解水師之餉其馬隊五月後之餉則已札行矣有言石逆膽怯者據稱在浙江衢州攻城忽賊探報九江李大人從間

道山僻處繞來石逆疑爲迪庵不知其爲李定泰也卽夜自徙改圖犯閩其說然乎近日情形何如劉印渠現在何處能并力以辦此股否皖中情形日見支離湘倚有人鄂才獨少自顧不暇何暇謗人

與余會亭　四月初十日

足下所請彭心友留營已另案批準并破格優給鹽糧由糧臺勤支矣我志任於力矯湖北積弱之習特開風氣另批之行唐丞者可查閱卽知我心之拳拳矣足下久於蘄黃蘄黃之士有廉勇明白曉暢兵畧武可殺賊文能和眾者乎足下生長襄陽襄陽之士

人有忠義爲心勇敢爲志者乎求將之道在有良心有血性有勇氣有智畧舉貢生監白丁皆可不拘資格足下能訪舉數人稟請調看乎又阿參將一營大小員弁千人豈無三五可造之才耶幸隨地隨時因才訪察明以告我

復恩秋舫 初十日

承解火藥燃試極佳惟配合灰料古法以茄桿爲最柳杉次之茄桿刻難購覓柳杉儘有何至参用雜木愚意且依法配試何如何如

致羅澹村方伯 四月十二日

滌庵已到武昌否何日西上弟前說恐公議仍以為
不安初九日所上條陳分兵援湘之說也弟亦不敢自信其是公意云
何茲擬復奏三件亦不敢自以為是敬乞會同燾生
仲遠子此伯符改正已另將稿本寄上中堂如改正
後乞囘明中堂為荷此時漸有不寐之意心神即不
如冬春之專一矣正摺一分夾片二分正摺無多詞
夾片則關係異日之安危不可不先事預籌都之徘
徊畏勝帥也林翼亦須早謀林翼之日夜憂思夜不
能寐畏湖南之以鄰為壑也募勇一萬不如馬隊一
千以賊氣先怯賊心先寒若以馬隊伏後即不肯如

林翼自帶五千六千人亦敢與二萬賊相抗必如此乃不牽動下游乃不至數年經營之黃州再行委棄黃州爲湖北之精華也黃州搖動漢陽武昌可危中堂之公必盛德天下一人應以良言日進左右必蒙鑒納諸君子其念之哉敬之哉如馬隊事可行則林翼再從容調募鄂人爲勇所添不多湖北總可有爲否則臨時必手忙腳亂矣膽量人人皆小只須分別平日膽小臨時膽大耳今人則平日膽大臨時膽小可痛也已

胡文忠公遺集卷六十三終

胡文忠公遺集卷六十四

長沙鄭敦謹
湘鄉曾國荃 編輯

致左季丈 己未四月十二日

得初三日書又將十日矣軍情何以焦憤口深不得之志何欲以力助湘而謀何未成志亦不申不敢告也公之於時事蓋可謂才然林翼觀之尙未盡其用有德有寵無位無民其何以濟朋公者湘人非鄂人也此沛公司馬之類也何足介意此等事何足一噬一哂哉惟是籌筆勤苦中懷拂逆恐身其瘠矣湖南軍事賊勢已代

草會奏既以預防上游而又與前言相合近日衡永寶情形穩固否昔條侯之破七國堅壁三月以太后梁王之故而不受詔故曰亞夫眞可任使也秦王之破朱金剛亦堅壁年餘俟其糧盡遁走則一日夜追勦二百餘里秦王非天錫智勇者哉設今人當之則議其怯矣天下絕少知畧之人近月發憤著書取左傳通鑑之兵事地理而編次之兵事以知畧爲上地理以釋今爲考證公講輿地二十年曾兵事又十年明晰此中之精微者矣此書秋前可成冬春當可刊板以行也印渠何如將中應注意於此人

致羅方伯 十二日

去年星槎到而林翼居憂星槎即欲同歸中堂獨信任而委以安陸不知者尚欲爲蓮夫作復歸於毫之討其議論星槎者屢屢矣玆閱其來稟其治行何如鍾祥得此功效始願尚不及此使守令若此天下安得有亂世哉林翼不保星槎亦不顧星槎之久作官更不望其補缺發財然沾沾不釋於去年進言之事則心以爲償也可見世事無眞是非特有假好惡耳我若狗私以枉事異日豈有利於星槎哉然世之狗私以枉事者試返而自問異日又豈能獲私利之報

於其所狥私利之人哉盍亦反其本矣江浦一帶信息尙好儻使狥而可居則皖民尙有再生之日勝帥之前奏蓋覬覦六合之功也貪功者決非大器早聞各摺諒已詳察矣

復商城羅復亭司馬 四月十三日

接奉惠復具悉防禦之設深費盡勞謝謝此事爲節省防兵起見守險在民而決戰仍在將士也來示周詳心爲憮然竊念決勝運籌以地利爲要義而非身經履勘胸有智珠亦不能得其要領閣下老謀碩畫洞中機宜酌夷險而措置之必爲地方安全之利惟

是否社高與久耽煙霞以一紙煩勞玉趾至與雜作爲儔此心殊抱不安不才如林翼亦何能有爲惟賴二三同志從公戮力耳皖謀尙無進步而湘氛告警又爲鄂撤背之虞任鉅時艱莫此爲極先生何以教之

致荆宜施道嚴渭春 十四日

湘南之賊初三日以前及初五日以前來信尙是左支右絀防不勝防之狀駸駸及新甯武岡夾荆南道之江防是否有一二必扼之要說者謂扼太平口與岳州荆江腦即得要領然乎又陸路州縣之在江南

者以何路爲要先事預思臨時乃有把握也刻下不能不預行添兵以新者守上游以慣戰者抽調從征或亦愼守其一而戒備不虞之一端乎然力不從心苦餉之不足殊難放手古聖賢之必欲恭儉爲德正患臨難無錢耳蔭雲兄贈我之京蔘九錢餘試之不效蓋中邊皆甜造作多也公送之蔘似佳尚未試用然以虛糜軍餉無可效力之軍食此有愧應即停止節下餽送食品遠道將來往往卻之難安本年札飭糧臺停年節餽遺則弟處亦不得獨收以自異於營官應求告之蔭雲笠西停止爲荷江隄何如蝗孽何

如何希示我

致牙釐文案糧臺諸君　四月十四日

據副右營逃去之敗勇孫姓供四眼狗於鶴營降後破勝帥之營勝帥本是大敗乃轉以捷聞方告急求援於朝狗即夜馳往江浦矣又以捷聞均見章奏即夜馳往江浦不能逞志賊約六七萬人官軍亦有數十營壘嚴守不戰前憑江流後阻沮澤賊亦不能越也狗偷渡金陵以金陵求援日急每人日米四兩每禮拜錢八文數日後狗仍渡江欲即往六合如六合不敗則金陵可破計零星接濟必不能多湖南之局終為鄂患力不足也昨日之奏稿三件抄

上新錄一分備諸公異日之張本諸君子須勉自愛鄙人欲以此事傳一二替手久矣香雪不必說少村異日何如閱後仍還之候中堂繕發後抄行各處并寄滌師也又湖北存庫之錢不佳須轉移於無形每月領一萬串仍限二月三月將鑪局錢之佳者繳還應請少固香雪文若經手則無弊而於異日之緩急仍有可恃凡商民不可使之疑錢價貴時出庫錢萬串以便民若以庫錢取用於有警變之時商民未習見索未匀則不免疑阻矣此莊子所以致慨於朝暮賦狙也又利國之要尚須鑄錢如購銅器設局於武

漢之市大約千錢可得十餘斤之銅器（其根本在此）加白鉛三成并加以火工之雜費（其利害得失在此）如千錢所購之銅器自廢改成以雍正康熙錢式爲定仍可得千錢而羸數十錢或十錢便爲上利即千錢購器僅能鑄成千錢尚是中利千錢購器鑄成九百八九十錢亦是小利利在權操於　國不操於私鑄之奸民而商民之隱受其利者無窮也均當勉行諸君子公商審處若用蔭雲所用之人仍無當也此事若苦心思之實力行之是民可富富在民不在官民富乃官富也若今日之官長則必以大錢之欺民者爲利豈知

勾本爲利卽緬本亦爲利哉吁此事應商之方伯方伯與鄂人非言利之人然方伯於國計民生之受益處必毅然行之但恐我之委託非人則無如何耳購銅器之事少固兒爲之必得其實鑄事則望香雪丈君思議之若此計不行錢必日見其小民必日見其窮不可不知其錢貴銀賤猶其淺顯者耳速卽周咨博訪以窮其變沉思安議以折其中梅村所著極佳此編成必敬授諸君子各一部精而熟之可爲帝者師矣然亦視諸公之天分何如志氣何如及凡可以利國利民俗人所疑而志士所獨任者不妨集思以

益我凡奇謀至計總在平實處如布帛菽粟之類愈近淺愈廣大而精微也又富國之道總須先從利民着議乃有根本乃有歸宿欺民者詐也自愚而以之愚人智者不爲也剝民自剝其身也如割肉以充饑腹未飽而身已殘仁者不爲也不可不知華元付以銀四十招降札文一道前往矣此等事亦可備一格而不可專恃此也

致厲觀察十四日

得十一日書以不能因餉絀而遂不籌兵可謂知要矣如奏乞天津防堵黑龍江甲兵千名則一月後可

到沿邊先添三千人約計可抽回萬人輔以馬隊指新調天津而言一千名即分兩路尚可戰也否則只有聽天由命之一策耳添馬隊則賊氣先怯而餉不甚多添步隊過多則餉必竭誠鄂之忠此爲第一 各營節賞已另見公牘減省未便獨於馬隊加增應請減半給發如昔年發千截者此後改爲五百錢亦聊厚不爲薄矣雪琴厚菴之水師餉項尚可稍欠雪琴則有江西釐金且五年六年七年八年之舊一洗而清也雪琴處似可暫停厚菴處只可暫欠湘營用度亦太多均不知籌餉者苦心孤詣也湖南如餉項不支則水

師四營係湖南所募不管外應查明人數多寡酌量徑解湖南仍候弟處咨文乃行可請先行查明撥湘各水營人數及支領餉項數目先期開單示及以便酌行咨札都多所轄亦有步將節下餽遺應請一例停止免一番應酬也弟處既不送營官之禮擬并不收司道節下餽遺食品以昭畫一　購馬差應委楊遊擊爲是督巡捕兼城守者也容再商之中堂弟意欲於正項內扣銀三百兩另飭特覓民戶買馬十餘匹交弟署養此件請存記俟發銀時告之承辦之人　彼處馬價到十餘兩二十餘兩便是軼羣拔類其尋常馬羣概是四兩八錢也沿途亦須

稍稍有費不過　蕭姓應收監嚴訊其餘皆鱗爪也我
入冊可到部
輩用人豈能保其不作弊彼自作孽與我輩何尤郎
聖賢亦不能使此等人之守法奉公也遇事嚴辦正
見我輩之無心且可保全此後許多事體也已另札
委審其辦案則不拘成樣其辦罪則一定之局矣

復貴州糧道韓南溪　四月二十四日

黔中軍務艱窘異常閣下屢經盤錯百折不回矍鑠
是翁新息侯之志事矣此間征皖諸軍未能進取楚
豫邊疆時虞震動江西贛南現已肅清彭建會勦亦
頗得手其負隅者惟景鎮一股耳江浦守賊薛成良

獻城江南官軍渡江守之進克浦口幷圖六合該處與金陵脣喉賊所必爭陳逆率衆往援勢頗猖獗皖北捻賊勝帥專以招撫爲事各股仍復擁衆自衛所部幷未薙髮也石逆陷郴桂後乘間竄永州屬邑殆徧浸且及於祁陽新甯劉印渠諸公過遏之此賊結黨蓄謀志圖鄂蜀恐急切必難盪滌也

致董子木檢討 四月二十五日

林翼聞閣下之志氣於渭春已二年矣揣像思擬蓋當世之豪傑春間以大名疏請於 朝得 命報可楚人歡忭各私爲慶 朝命催促入 對

由鄂由秦其道奚從李申甫從軍撫州過郴城時談兩日夜知公以家爲累林翼竊謂不然盜賊滿天下近人之所知也而所患不盡在盜賊則近人之所不知也公亦何以家爲公爲西廬先生高弟子抱負奇氣存遠大志闇於世俗之情卻棄不留於胸次必慨念時艱翻然命駕以盡其所志所學矣渭春不言公之所居林翼亦不知公居何地前寄摺稿於蜀督未知鈔寄台端否盜賊縱橫已十年欲儉德避難當學枯寂仙佛謝絕人閒事而近年賊蹤所至窮僻寺觀焚掠一空操是欲安歸哉及是時二百餘年之

恩澤倘未泯盡人事之當然爲愚公之移山爲精衛之銜石過是欲少味矣林翼負罪從戎念才力之無所樹立故日夜汲汲以求於當代之賢豪公其鑒其愚而憐其誠不勝至感軍次邾城日飲氷雪水西望雲山深處睪然企思所期未至我勞如何專此敬請台安不盡馳慕

致各統帥 四月二十九日

日來屢接南信軍情甚緊湘中儲蓄無多一月後餉必不支殊深焦灼議者云賊攻寶慶實欲由常灃以窺荊南此間若不預爲籌畫一旦有警倉卒調撥恐

難濟事太湖一軍前困堅城不能進取且牽率六千餘人於荆橋師老餉縻實爲無益不若撤太湖諸營回駐宿松二郎河分荆橋數營守陳德園其餘撤干悉令馳赴常澧之間擇要屯駐有機可助湘勦賊事急仍扼險防荆內固荆圍外壯湘威并可屛蔽蜀藩至於防守一路有現駐省垣及新招督標各營守備已不空虛東北雖逼近皖氛安慶之賊牽於水師必不能上犯太湖舒桐之賊即能上犯宿松陳德園馬步進或不足守必有餘況陳逆新敗之餘未必即思豕突羅麻邊境諒不至遽有警動轉瞬碉卡告成防

堵亦易為力且上巴河大營足供諸路策應下游可保無虞為今之計似宜急固荆南門戶輔以水師防守江路俟湘省肅清再行調派分途入皖方為妥善所議如此是否可行伏冀諸公碩畫老謀同商可否都公處改用步軍忠心謀　國心憂大局可否預籌務期策出萬全至切至要

致曾滌帥楊厚菴都直夫彭雪琴　五月初五日

頃得湖南探報另錄奉上寶慶為資水之要可由益陽出林子口常德為沅水之要河滸船料如山積賊得沅水要津則據洞庭之上游又由武岡則已接近

秀山酉陽志在犯蜀蜀中兵力恐不足以當此鉅賊且恐忠涪夔之險要為賊所得則又據長江之上游憂憤實深籌思無策應請隨機指示以為遵守再沅資之間可否再乞酌撥水師一二營均應由湖北發餉較之防於岳州尤為扼要左光培甫經調往荆州太平口曾紹霖前已調往荆江船合併附聞

復平江何達夫　初五日

得書敬悉龍臣以濟時材佐我東下方冀從容贊畫悉埽欃槍一展其胸中抱負乃變起非常全軍覆沒元戎參佐文武四百餘員同歸於盡迪庵篠石溫甫

浣溪四人而外均不屍還而龍臣忠骸尤一再求之不獲念之每爲淚下顏常山竟爲齏粉史閣部偉有衣冠丈夫報國生且不愛安惜遺蛻所難爲情者獨生存者耳然清風亮節顯揚甚大庭訓益昭固無煩以尋常慰藉之詞進也其嗣子尙稚齒遺腹女雛髮未燥薄賻千兩囑子山湘舫轉交均其教養婚嫁之資諒已妥爲位置閣下爲大宗起見欲爲其殤子立後親支中果有昭穆相當者事屬可行或再嗣一姪亦足以廣其後然此閣下家事妥酌行之可也遺稿乃其生平精血所在自應壽世顧鄙人道卑德薄筆

興以來閒關戎馬筆硯俱荒何足傳龍臣承囑傳贊
誌銘諸事不敢輕諾也竊有志焉能脫稿當爲另寄
湘省軍事甚緊鄂蜀皆唇齒相依水陸馳援尚不知
有濟否黃州下游如安慶徧太一帶皖賊與官軍久
持不下一俟秋間湘事稍紓乃可大舉圖皖知念並
聞

致官秀峯揆帥　五月初六日

連日心憂賊之入蜀日夜不安旁皇無措賊竄延分
枝竄寶慶武岡矣近乃舍祁陽而以大股盡竄邵陽
新化及武岡其分陷廣東州縣者又必陸續而來既

以綴永衡之追師使湘人疑畏而不得并力於寶武
計亦獲矣查資水發原於武岡夏漲可由安化益陽
分犯岳常澧則皆舟楫萃會之所又聞賊蹤已至洪
江則踞沅水之上流河澍船料堆積如山賊得辰州
常德必造船礟以瞰洞庭而洞庭之險必失然此猶
近患也且料賊勢必不如此即如此以湖北湖南之
力尚可掃除一二即不然禁遏之使不能東下其禍
亦輕也愚見賊必以一二枝犯常德澧州施南以窺
夔以三四枝入辰州北河分出永順以窺酉陽秀山
而入涪州則大江之險必失大江之險失則湖北必

無安枕之日此乃異常之大變賊計果逞必於近一年內閉關不出自謀巢穴一年之後乃圖四逞十年二十年之內鄂不得安而關中亦必危矣古今謀吳楚必爭上游蓋取高屋建瓴之勢千里江陵一日可至如王濬楊素之造舟於蜀是也又如秦之破楚必先取巴蜀方舟而下以出扞關是也賊之志在此鄂之所患亦獨此為大耳湖南之辰永等府前面亦無攔阻後路追是送賊入蜀也南撫固無此意而將帥之力不能戰者必且以入蜀為幸事謂不欲以鄰國為壑特大言耳中堂昨日賜函欲以水師守三峽之

險此湖北切要之大政亦老成忠藎之遠謀惟水師守險自上紉下則事半而功倍自下防上則勢逆而力勞何也盛漲之時水師泊於依岸之處而中流仍不可制蜀中產大木設以巨筏橫撞火船載薪乘風浪夏漲以圖我則固可危又兩岸須陸師乃有依賴之勢楚師守水安得同心協力之蜀師以保陸路又遣將出境譬如遣女歸人其家自有翁姑不能事事歸我主張設遇不知兵情之主帥則調撥乖方如安徽焦湖之失賫寇兵而張賊勢均係可慮之事也且縱能守於一時不能保日久之不懈即使賊不入鄂

不能使其不害蜀與秦況賊入蜀則國家歲少二百萬之入款而又歲增四百萬之出款兵興已十年矣何堪再煩　聖主之焦念哉卽以鄂之一省而論東防吳而西防蜀分兵則兵力單添兵則餉力絀且蜀之鹽斤百貨釐税亦軍餉所關也蜀之不利鄂獨利乎是必應代蜀爲謀已無疑義矣林翼之志如精衛而愚如杞人近日不寐竊思一策敢獻其愚惟乞中堂採擇施行江西現無多賊景德鎭不過萬人嬰堅壘而不出石逆之入蜀者至少亦必十萬廿萬人若請　朝命以李定泰守饒州饒廷選守撫州彭

玉麟守九江即異日金陵大股因飢分竄上游金陵兵多倘可回剿其禍猶小湖南追兵入蜀將無統一湖南有鄰省遠隔鞭長莫及之勢蜀督有主客相形呼應不靈之苦查現在江西之兵與湖南之兵半係曾滌帥舊部若密奏請

旨飭曾滌帥酌帶江西湖北湖南四川水陸精銳將備由鄂馳入蜀中限五十日可到只須坐鎮夔州而蜀中士風民風已隱然有鼓舞奮興之勢蓋由鄂入夔可繞在賊之前面由湘入蜀則反出於賊之後路矣石逆頗避滌帥之兵去年滌帥欲到浙江而石逆入閩滌帥欲指閩而石

逆入粵東此亦有趨而避之之隱情矣一也滌帥創
造水師水師將備尤能得情欲保蜀之不失亦非於
水師得人不可二也蜀中財賦可以自贍以滌帥前
往而兼總督則士民輸將爭先恐後不至即虞餉竭
致呼救於司農以增　主上之憂三也滌帥忠實
久在　聖明賞鑒之中其事上信友全憑一誠即
如中堂推赤心相待滌帥之感激非常幷無絲毫意
氣可見其必能成功且此奏爲大局起見　中朝必
四也四川新督外强中乾色厲內荏於軍務
其調蜀而又來京者嫌於噢夷之欲撤其

人而實則知其不可用也且　聖意必不令往蜀前次派往粤東雅步從容無心　國事此番到蜀貽害必多有公署任水陸軍務亦不相合必與外省情形格關不通以滁帥督師則石逆必不能逞志保全大局五也金陵之賊必可漸飢皖北之賊鄂人任之惟捻匪之禍甚大招降之禍必有奇變滁帥欲請馬隊意固注於兩淮然兩淮之勢尚不如長江勢力之大且　中朝尚有人能剿此賊西蜀之富五倍於兩淮十倍於江西二十倍於湖北失蜀則急切無人能了此賊　中朝亦未必即動禁旅是失蜀則禍大保

蜀則福大六也滌帥若得蜀中兼署總督軍務緊急必能不請外餉軍務平定必能每歲協濟京餉二百餘萬此可於奏中切實聲明必能保其不誤七也以人事　君大德也保誠篤之臣爲　國家之益大功也爲賢不必受賞隱德必及子孫八也惟是正摺中或用三銜雙銜專銜夾片或用清字專銜另摺以實情密陳力請代辦總督幷申明該侍郎本年五月現已服滿且須聲明必有地方之責則餉糈不匱州縣聽令乃於軍務有益中堂爲　國宰輔爲柱石臣此等大政非中堂不能進言非中堂不敢進言林翼

幼年即見外省督撫惟陶文毅林文忠與祁竹軒盧
厚山先生之心術德量與中堂心術德量同又林翼
幼年因見陶文毅請其密保林文忠伊莘農先生作
兩江督人文毅深以爲然事關大局安危及早補救
實有大功於　國家即一時未蒙採納亦不失爲忠
愛之言如蒙　俞允則舉一人而一省受福天下
受福矣或謂賊必全竄江西江必不支夫江西不支
無礙於鄂亦無礙於天下四川不支則楚與秦均不
安矣兩利兩害擇其輕重惟中堂密酌林翼人微言
輕而救蜀救鄂舍此則必無良法如蒙採納一二即

密傳澹村蕙生及同城大員公同密商擬稿須囑之蕙生精心結撰將利害得失之故明白曉暢尤以必得總督爲要著切囑其勿草草也專此密陳敬請採擇酌度

致各帥 五月初八日

據潛山葉令稟稱該縣城距太湖八十里其路一經黃泥港一經小池驛兩處距潛太各四十里黃泥港有馬隊可截欲截小池驛一路似宜駐兵於該處之西北方高橫嶺外烏株嶺馬尾堰一帶其地近小池驛二十餘里有險可據懇請須先派弁踩勘地勢相

機而行等情前來林翼查如此辦理能斷太湖之賊糧否賊糧果斷援賊必來能不致困賊援之多而引退否四眼狗現在滁州天長來安等處烏合毛賊約十萬人加以懐桐潛廬巢合無爲舒城各路之守賊約四萬人賊數不患其多然亦必先爲之備該令所言之地距太湖大營若干里馬步策應尙可馳援否又須若干人乃可駐紥何營可請奮勇均請商示如現在力量可行固可酌辦如不可行則俟西南岳常澧荆宜施事定秋後全力大舉也林翼無成見特此奉商大約破太湖之法非以一枝勁旅深入虎穴斷

其糧道則必無成功而尤以勁旅二三萬人預先調集於空處佈作三路俟賊回援乃可合勦分勦矣再常澧辰沅荆宜等處日形緊急奈何酌之

復宜昌釐局鍾雲卿　謙鈞　二十四日

前札所云原以激厲人才頃閱來函具徵竭力奉公至意黽勉從事所謂清愼勤者足下其兼之矣誠得如兄數十輩分佈各路何患庶務不理耶逆黨全注寶慶屢挫不衰而後至者尚縣延不絕林翼日夜籌思賊若竄據常澧巴蜀乘高瞰下勢如泰山之壓力能穿石鄂省受害必深昨復撥兵五千馳赴寶郡歸

李希庵統帶助勦十九日已啟行矣

致長沙張燮庵華理處士 六月初六日

日與果臣游藉悉吾兄學業志行超越庸流時深企慕林翼新纂左傳通鑑兵事地理諸書非得博極羣編精於考據者詳加校對竊恐乖舛雜陳遺譏來者閣下淹通如貴與精核如升庵必能辨別風淮雨之訛訂安息酉陽之誤茲特以一書爲介紹卽祈命駕來鄂俯賜參訂俾成善本是所切禱

致平江張子衡潭秋

閣下負幹濟之才究心軍事重以義衛桑梓倍著賢

勞曷勝欽挹林翼因軍事負罪而出客冬臘八馳赴
黃州此間辦事需材特以一紙書爲介紹郎請束裝
來營共爲將伯之助仍分別軍務地方酌量任事不
盡限以軍事也

復安襄鄖荆道毛驥雲

接奉惠函具悉壹是小宛增註有慨乎其言之嘗亦
詩中應有之義欲以補鄭箋之所未備耳大抵猾吏
奸胥剝民膏血固較桑扈竊脂爲尤甚此輩行爲不
顧名義其狡詐百端足以蔽上官之耳目而時慮其
操術之末工而險狠殘酷流毒無窮爲民不利如云

不克即食其肉而寢處其皮而貪心猶未有厭所在皆是不能盡殺即殺之而前蠹既去後蠹又生惟設法箝制之去其爪牙使無橫噬則亦供奔走之人耳非虎狼也襄陽鄖陽胥吏之弊尤熾乞與午山香圃力除此弊以蘇民困矜恤寡而平岸獄使輿情畢達怨讟全清求治之道莫捷於此州縣親民之官一吏胥之不能制即不免於猝獸以食人尚何能與民分憂耶啟李兩太守均能愛民者惟以時董戒之嚴飭各屬加意防閑是爲至要襄陽謝開基一犯仍懇飭各屬留心捕緝多方密拿期於必獲也

復孝感縣文任吾

接來函藉悉一切錢漕額賦業經痛減陋規而欺隱民情猶有盜憎主人之意蚩蚩者何太愚也惟賢守徐徐清理加以詳密當不至正供久缺使斯民日陷於罪而不自知昔子產之褚衣冠而伍田疇孰殺之歌不後於誰嗣亦愛人以德之事也張濂卿孝廉聞其襟期品藻卓爾不羣扃試論文當能供拔眞士弟亦曾奉關聘欲請設館冊次編集書史未審惠然肯來否

復長陽縣程禮門

接來函具悉壹是閱賢宰勵精圖治丕著循聲前函非過譽也親民之官莫如守令吾儒讀書筮仕其初念未嘗不以愛民為心迨一入仕途或為俗吏所濡染或為丁胥所驅使近習之漸錮已甚輿情之疾苦罔聞而吏治日頹民生日瘁此世變所由生也居今日而急挽狂瀾當以痛埽書差積弊為先著以除莠安良為中權至計與保甲勸農桑時與之講信修和以泯其雀角鼠牙之釁皆良吏之後效而可以漸臻上理者也昔子游子賤之作宰官首重得人是孔子之教人作吏不過以得人為本足下誠以此為師必

當訪有丁士以爲佐助可得聞乎

復霍山縣王竹坪

接奉惠函具悉溫甫先生忠骸已獲而元首尙在賊營其設法購覓之處惟仗大才運用機宜多方開導或可有濟至何龍臣伯凝丁冀村諸君子其殉節處所當亦不遠前遣各隨丁前來認辨諒經足下諄囑士紳依地而求必能勾當惟彌月之久尙無消息心甚懸懸尙乞加意調停以期必得使千秋義魄歸安枌榆則足下之爲功於忠魂者卽其造福無量者也頂貫清神不勝感荷激切之至

復姚桂軒紹崇廣文

接展惠翰深荷注存荆楚之事以得人爲上計治兵有人治民有人理財有人斯本根植而枝葉自茂求之未得我勞如何容臘三十日抵黄州復以歲杪會都直夫將軍於宿松籌商勦辦新正五日回營後路尚須布置耳鄂中軍餉月需三十餘萬皆取貲於釐金惟商賈之利稍厚較之加賦勸捐稍爲得體肩挑負販亦祇無任其偷漏而不必苛刻錙銖來示謂行法而得法外之意此中大有權衡至於衰旺有時懼來呵譴則正無庸豫慮大抵吾人任事反巳爲先實

收實解去侵蝕很用之弊此心可以質大廷人之多言何須介介其河口張家店花布釐金另俟總局酌復已將原函寄局矣

致林鏡颿聽孫晁季

黔中一別靡日不思比以一紙書由京奉寄而王鴻臚笑山同年仍發還黔中不獲致諸左右其時文忠尚在閩而閣下向侍庭闈也嗣於元年在黎平任所敬奉輓章交臨桂縣張凱嵩號月卿者轉寄慶遠鄭年伯處聯語有千古英雄皆墮淚四方婦孺盡知名之句日久忘其全體不能記憶未知到否嗣後荷載

入楚奔走於鼎澧岳鄂潯陽湖口蘄黃之間挫敗飢
饋憂患日深音驛不時中心如結繼晤冰如觀察廉
詢近狀儉德辭榮光輝日闕在高賢之自處則善矣
林翼不揣冒昧謹以大名入　告不肖鄙陋何堪
仰慕高賢惟念閣下綜理精密如陶士行忠勤憂國
如李伯紀斯人不出如蒼生何欲假手以活百姓以
西　七聖之恩澤於斯世以繼文忠之德之志而
復觀前賢之規範公欲獨善豈能恝然忘情耶況盜
賊充斥之天下與叛藩叛國不同隱居求志亦當料
地勢識時務也林翼以去秋七月居憂回里涕泣陳

情未荷準行方擬再四瀆請適值三河奇變楚軍全覆聞難推諉隱惡尤甚出山非禮在山非義出則於事無補不出亦於心不安也客冬臘入馳入黃州軍營竊計必全軍然後保楚必保楚然後能謀吳惟是吏治不修民生日瘁理財不善飢潰堪虞日夜講求用人行政之大端而未能盡當尙冀惠然辱教不勝感激延企之至奏稿呈閱敬佇台安不盡欲言

復鄖陽府李午山

閣下勤宣新政於各屬吏治民情不憚博訪周諮深知情僞大抵爲政在於得人興利必先除弊聞鄖襄

一帶吏胥之肆毒甚於虎狼此輩積病太深非痛下鍼砭不能除其沈痾而民間之顛連疾苦亦斷不能呼號畢達況以有盡之脂膏其何堪此日朘月削之有加無已耶閣下念切愛民務乞嚴飭各屬加意訪查設法箝制求治之效莫捷於此其鄉閭壞種亦須鋤而去之使無滋蔓去其害馬者以安馴良於是而興保甲勸農桑儆游惰之風戒奢侈之習物力不窮凶荒有備遂使犬吠無驚如岑君之守魏郡桑枝麥穗如張公之為政漁陽斯則賢太守之所居民樂所去民思者其政績循聲為大莫與京也下游軍事多

禮堂與唐道鮑鎮已進太湖之楓香鋪蔣道駐營荆橋余參將防守英山後路尚須布置內度軍情外審賊勢非三路進兵不能得力也

復蔣之純

接三十日來函所論太湖城賊必斷其東南門接濟乃可徐圖收復又必先克太湖而後可進攻石牌皆一定不移之理其西北門河水尚涸惟地道非急切能成轉瞬春漲瀰漫窪下之區斷難開挖必擇地勢高處方能得力聞天堂之賊已至英霍界嶺此路僅余參將四營耳仍須靜以待動緊防援賊爲是來示

調諸營一氣卷舒仰見大才調濟之處師克在和鄙懷之所深以爲慰者也

致秦撫曾卓如望顏

久不致書左右始以居喪未葬繼以軍事負罪而出金革匆匆殊疎箋候每念德量中心蘊結何伯凝司馬落落奇才我老前輩大人宏奬儁異說士如肉八月十五日到鄂林翼先於八月十三日回籍始終不曾一面而竟以林翼之一言而死且攜其子同殉於三河是役也以數百戰之精銳屢勝不少挫之師全軍覆於一旦同時與難多傑者而伯凝父子到營甫

數月即以捐軀鬼物或忌才而吝其成功而林翼則負此良友矣雖加等請卹不足以慰忠魂而大有負於我公甄拔人才之雅念心用愀然楚地吏才將才太少三河桐城之僨事實亡五千人養生弔死撫舊募新頓鉅三十餘萬兩之費而按月之水陸援江援皖者又三十餘萬兩林翼臘月到鄂已虧九十餘萬兩近月將百餘萬兩矣到黃州月餘日矣極力振作外貌如前而中情非昔則以人才殄瘁志氣不如昔年也軍士傷倘可完大將亡不可贖其皖軍之謂乎念滌帥以忠義倡率近三四年精銳殆盡如林翼等

獨能自强耶惟楚軍之尙存食公德者不少黍雲覆
冐自陝而西渾及江漢所施先至於南國其感激何
如耶春夏六個月月餉敬求我公如數如期委解加
林翼得藉手而稍有補救則昔年我公之厚施於鄰
隆賜末墜前事可完儻春夏六個月之精力不能復
振或竟無可成則利鈍不可逆覩虛糜亦屬赧顏不
復再以鄙言瀆聽矣抑人亦有言曰人病舍其田而
芸人之田鄂之陸師入皖者一萬餘人水師入皖與
水陸之代守湖口彭澤者又二萬餘人其駐黃州者
六千人耳會滌帥援江之師辦餉三萬鄂之自謀朝

不及夕而滌公忠盡力謀楚攤又覺不能相負甫田之務廣而荒微生高之乞鄰而與人其謂我矣林翼獨曰禦盜不僅於戶廷之外必於通衢大邑預為之防若待盜至房闥之際恐無及矣鈞見以為何如

復曾事恆貞幹茂才　巳未六月十九日

鄂事孔急任杖需材得閣下為之贊襄軍務當有把握前因令兄相招不便絷留抵鎮後小住數日即祈命駕來鄂相助為理也江右游魂沅丈及諸公協力攻剿翦滅不難湘氛雖熾希庵即渠已後先抵贊諒能力解重圍聞捻首張隆復反招降之事林翼早知

受害必深今果不出所料矣滌丈現奉　寄諭防堵夔州惟冀到蜀後再有　後命則有兵有權何患事之不濟西南安危繫此一舉想　中朝必有定見也承示新招鄂軍不必刻選愚謂立法宜嚴用法宜寛顯以示之紀律隱以激其忠良庶幾畏威懷德可成節制之師若先寛後嚴竊恐始習疲玩終生怨尤軍政必難整飭高明以為何如

胡文忠公遺集卷六十四終